

小橫香室主人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

清朝  
野史大觀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下

清朝  
野史大觀

2602.

清人逸事

一  
卷

# 清朝野史大觀卷八目錄

## 清人逸事

劉中丞軼事

夏侍郎著追

張文襄逸事一

記王仁堪

書僧格林沁死事

劉中丞保障東南之功

楊玉科逸事

丁汝昌

余誠格之好誠

裕總督

黃勝鴻

陳良

袁州學官

滿臣之善體

鑑府巡撫印

裕庚出身始末

徐用儀

吳可讀軼事

游開智

張文襄逸事二

段廣濟軼事

節錄吳廷棟疏

副都統之諭預

黃翼开始任長江水師提督

沈子敦先生傳略

大畫家葉澄衷小傳

薛福成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安得海之異聞

蓮教

焦袁熹入夢

夏徵舒是先祖

意外總兵

劉傅楨出身始末

許景澄之死

吳可讀戶諫

陳國瑞

文文忠逸事

賴塗叟

三聖七賢

王景琦之奇遇

同光樞臣之消長

張文達之愛士

左相差官

左資費毅力

四大金剛

海山仙館

淮鹽

黃馬褂被騙

諱吟召覈

滿員貪節

袁爽秋

記立山聯元

妻硯案

肅親王戲牌  
振良子辭職疏

金臉盆

郝主事  
薄員笑柄

裴照理棄旅順  
瑞澂識字無多

禮部尚書趕車

王輔臣殉難  
張文達

王輔臣殉難  
臺諫三森

記陳小亭

燒鴨子  
王鐵珊瑚節

臺諫三森

徐許袁三君子奏稿

藍湖

王輔臣殉難  
臺諫三森

燒鴨子

胡先生  
清朝諫臣

臺諫三森  
趙芥堂

李鍾賓

李木  
清朝諫臣

嚴文靖之逸事  
吳文節逸事

來懋齋軼事

陸春江之受眷

諸葛七  
湖州莫君

唐維卿方伯

廟太史

李炳甫不畏強權  
游布政

羅少尹

楊厚菴宮保

袁海觀軼事

慈宮保

雪琴試我

李炳甫不畏強權  
游布政

歐陽公

神機營

袁海觀軼事

記紀石甫事

李文田軼事

王孝祺一  
王孝祺二

參戎異才

徐次舟觀察軼事一

徐次舟觀察軼事三

張曜保金彪

彭剛直門生

徐次舟觀察軼事二

應敏齋精於折獄

李文忠逸事

徐次舟觀察軼事四

王孝祺二

李高元一

劉生  
劉生

馬士成

劉生

陳景華  
盧坐  
維楨于治大喪  
彭剛直之高遠  
李文忠之被刺  
記趙舒勉之駁學  
四川制辦商務局  
唐廷清觀察事  
寶中堂  
若英  
送學督北行  
龐際湊  
倪子和  
楊觀察  
李鳳苞  
徐仲虎之舞  
傅旨申斥  
兩教之籌國  
李襲侯軼事  
柳聘儀

沈中丞之繼妻  
趙舒勉之慘死  
翁同龢吳大澂與李鴻章  
張忠武殉節處  
李文魁  
鐵路車手之道吉  
張子青桓國  
轎夫  
山東某令  
曹州知府  
浙江學使  
木箱  
新河鵝  
方軍門  
張超  
蘇元春  
璇釘子  
八旗兵  
陸太傅軼事  
奇姓

剛毅笑話  
崇禮  
太監李義春  
循吏  
某京卿  
劉錫鴻  
御醫之逃退維谷  
長脚恭  
紀文太守軼事  
孫歡伯  
余良棟  
田秀栗  
武昌樂局  
欽天監咨覆  
剛毅  
廢寢  
張文襄之節儉  
楊文敬軼事  
沒字碑  
文章挾制

- 蕭顥軒事  
朱憲之  
陸氏語宋  
世續家會客廳  
葉祿卿子某  
姦中丞蔡歸  
中堂目疾  
木廠業權  
唐徵卿之軒事  
婦方之滑稽  
吳槐  
徐錫鏗槍鋒恩銘  
彭家珍炸良弼  
陳敬岳炸李翠  
義娘  
慈唐行  
吳山尊夫人贍行詩  
彭西園題壁  
林劉夫人射賊箭  
林烈婦  
  
董文毅親夫  
在家不見  
張幼樵  
那相善飯  
嵇祿縣事  
軍機納賄  
閻廷  
戎璽  
劉地使  
端方好聯語嘲人  
史堅如  
馬宗漢親供  
吳祿貞被刺  
溫生才炸李瑞  
朱氏女投江詩  
李太夫人之胎教  
幼女叩頭求教父罪  
倪仁吉女郎  
毛西河女弟子  
劍文  
  
化天星爲地煞  
孫中堂之縣事  
慶場春誕  
王治驛  
龔伯第  
因禱得福  
魯伯陽  
鄧壯武之奢侈  
靖瀋陽之談諧  
靖方死事始末記  
張榕傳  
張傳楷死節  
周之貞炸風山  
汪兆銘謀炸攝政王  
楊夫人郭氏  
蘇瑞青女士之才節  
吳將軍父女之風雅  
王玉瑛女士書畫  
李三姑  
寶梅夫人

錢塘舞姬

秀烟

南樓老人畫研之遺跡

記楊勸勇夫人

貞婦節烈

夫人儉撲

楚女軼事

賊妾

女紅娘

秋瑾詩

袁秀回寶

袁紫蘋畫鏡詩

題壁詩三

鶴山孝女

方時蘭女史遺詩

武陵難文

離五

女子絕技

沈夫人住守廣信

恭烈女

管懷珠寄夫書

保璣女史

費恭人全節

邢太夫人雪貞婦兒

紅衣女

記繆素筠

題壁詩一

詩妓

許女士絕句

吳林李女史

范滿珠

張夫人

馬江香樟清于女士畫

葛雲飛將軍妻

某三姑娘

記齊王氏

劉全母

吳夫人

玉嬌女士

李蓮英之妹

吳芝英逸事

題壁詩二

龍么妹歌

杜娟遺詩



# 清朝野史大觀 卷八

## 清人逸事

### 劉中丞軼事

劉琨爲曾文正同年。後爲湖南巡撫。以事穢職。兀傲自放。沉湎於酒。喜蓄神似蘇米。時有劉伶第二。目年八十餘。偶居長沙門生故吏遍湘中。歲時率有餽贈。尤必以紹酒汾酒獻。嘗致某大令書云。弟老而無用。無用卽其用。老而無能。無能卽其能。蓋餽贈不至。憤而出此也。

### 吳可讀軼事

阜陽吳柳堂侍御。少時頗倜儻。好狎邪游。不修邊幅。某科計偕入都。遨遊北里中。會試被擯。乃留京候再試。寶則戀某妓。不忍言別也。數月後。資漸罄。其座師某公。勸使出城。僦居九天廟。謂其地清僻遠城市。可一意讀書也。(九天廟在廣寧門外。爲關中會館公產)。侍御從其言。往居之。甫三宿。鬱鬱不自得。俄勃起然曰。人生實難。何自苦是如。卽日入城。仍宿某妓所。久之。金盡。妓亦稍不禮之。漸至衣食不給。鄉人士始資以金。而要以仍居九天廟。否則不予以金。侍御不得已。乃怏怏去都下。人皆呼侍御爲吳大嫖。初。京師翰部向推三慶四喜。咸豐

中葉四喜漸不振。諸伶謀散去。余三勝自江南歸。乃悉橐中金重新之。都人爲譏聯曰。（余三勝重興四喜班）而難其對至是或曰得之矣。則（吳大娘再住九天廟）一時聞者無不爲之絕倒。

吳可讀尸諫

光緒五年己卯春三月下旬京師忽然下雪。是日天朗晴明。正午飯時。忽見空中有白片紛紛落下。視之六出雪花也。瞬息卽化。炊許始止。不知烈日中何以忽然落雪。甚異之。數日卽聞吳柳堂侍御屍諫事。吳名可讀。甘肅人。由道光庚戌進士部曹轉御史。以劾成祿言太激。左遷吏部主事。操行清潔。不附權貴。是年穆宗梓宮永遠奉安。吳乞派隨扈行禮。人皆以爲吳貧寒博此數十金之車馬費耳。不意至薊州。遂密奏穆宗立後事。自盡於所居寺中。及摺上慈禧太后忽然天良發現。批云。以死建言。孤忠可憫。云云。京師同官同年等爲設祭於文昌館。挽聯無數。惟黃太史貽楫一聯最灑脫。云。天意憫孤忠。三月長安忽飛雪。臣心完夙願。五更蕭寺尙吟詩。死時尙有絕命詩七律一首。云。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坏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預祝紫微宮。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所。惠陵風雨薊門東。吳居南橫街。卽以宅爲祠祀之。其尸諫之疏曰。吏部稽勳司主事前任河南道

監察御史臣吳可讀跪奏爲以一死泣請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忠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乃蒙我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卽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竊以爲兩宮皇后一誤再誤爲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卽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有臣子所難言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予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況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能僞爲罪臣讀之至於歎哭不能已已儻王聞臣有此

奏。未必不憚臣之妄。而憚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爲開離間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庭之忠信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肯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道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竑請二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而不誤之策。惟有仰乞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本朝祖宗以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經繩緝緝。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由前察院轉達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伏思罪臣業已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親臣重臣大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疏臣遠臣小臣。則爲干進希名。又思在諸臣中忠直最著者。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賜出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還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仍

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駕。瞻戀九重。皇弓劍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瞀亂。摺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之一二。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卽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病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救。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効史鑄之戶。諫祗盡愚忠。罪臣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聖祖世宗之心。調劑寬猛。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會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怨由臣部堂官代爲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

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鑒，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鑒所不及料。想寶鑒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龍取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聚，貪驕懷悽，自稱罪臣以聞。謹奏。

### 夏侍郎窘迫

同治初，東南諸省匪亂未已，籍隸此數省之京官，既無從得炭敬別敬諸進款，而其親友之避難入京者，又相率依之，故京官愈窘迫。聞彼時夏子松侍郎居京，亦有二十餘人棲止。每日早晚二餐，諸人圍坐而食。早餐人各餌餌一枚，皆極粗者，中置鹽菜羹一碗，人各得啜少許。晚餐人各粥一碗，粥極稀，幾無米粒，中置鹽菜一盤，人各食少許。侍郎亦與諸人同食。以是爲常。時有某君亦避難至都，身藏金葉甚多，使人知其有金，乃亦隨衆人食粥而已。後爲人所覺，爭鄙之。

### 游開智

游開智嘗官安徽之和州，州中婦女好抹牌，不事耕種，游欲禁之而患不能。乃令諸丐曰：「凡見人家賭博者，得入丐錢，和民銜屋，多臨街安窗。於是諸抹牌者，欲閉窗則無光，開窗輒爲丐

所見。此丐去彼丐復來。不堪其擾。乃相率罷抹牌。曾文正督直隸時。患吏治之弛。乃調游及某君至直。以爲他州縣表率。後爲永平府去任時。言官某劾其十七車。盡載銀幣。某公獨奏保其必無是事。乃得免。議然游性褊小。不識大體。官粵藩時。首府某君。患游奇察。思有以鉗制之。燕見時。忽突詢曰。大人此次入京。所耗費亦不貲否。游蹙然曰。頗亦不少。大約兩萬餘矣。某因曰。此在今日。亦不得不如此。游後知其有意鉗已。甚恨之後升巡撫。旋署總督。乃劾去之。

### 陳國瑞

陳國瑞發遣至新疆。時值穆宗大行。諸太監有遺戍者。見陳賈贈以銀。陳曰。咱老子從不用沒廢子人的銀子。遂却之。

### 張文襄逸事一

庚子拳匪肇。參兩宮巡狩西安。李文忠電奏有曰。母聽張之洞書生見解。當時有人將此語傳入張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書生。他是老奸巨滑。文襄門下論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詆譽。

### 張文襄逸事二

張文襄督鄂時。督署電報房有留學生梁崧生者。領袖電報房諸生。專司譯電報事。向例朝

望行禮。署中文案委員與電報學生分班行禮。梁學生固與電報房諸生同立一處。文案委員無一與交語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禮。見梁學生與電報諸生同立。則親擺出班外。置諸文案委員班。曰汝在此班內行禮。大眾愕然。此後文案委員見梁學生。則格外慇懃。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

### 文文忠逸事

蔡穀若觀察名錫。勇言幼年入廣東同文館肄習英文。嗣經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入都。至館門首。剛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歡喜迎入。慰勞備至。遂帶同至館舍。遍導引觀。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靄然。諸生但知爲長者。而不知爲何人。後詢諸生。曰午餐未。諸生答曰未餐。老翁卽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道才所見之老翁。乃文文忠也。

### 記王仁堪

丙子恩科福建王可莊仁堪。春闈報罷。旋臘唱一甲一名。其人爲曹鴻勳。王乃刻一私印文。曰落第狀元。其自負可知矣。越丁丑。果獨占鼈頭。方將印文之意露出。一時京下盛傳其事。蓋湖甲戌鼎甲。一名爲江蘇陸潤庠。辛未爲廣東梁耀樞。戊辰爲洪鈞。以上四人。其名次

藏有金木水火等字。至王姓名及字。藏土字三。想其得土獨厚。故自質不作第二人歟。是時京師或撰一聯曰。五狀元金木水火土連科及第。久未有對。後有對之曰。四川省公侯伯子男列爵齊封。真無獨而有偶矣。及衣錦還鄉。戊寅夏游於鷺江僑寓。榕林數月。一時紳商多與盤桓筵宴。悅一女校書。名曰紅玉。乃泐詩一絕於壁。曰。憂樂斯民百感榮。樽前絲竹且陶情。願頌四海合歡酒。聊學文山前半生。此詩後聞於朝。頃被譏。乃自解曰。臣只學文山前半生。至後半生則臣不敢言矣。屢主文衡。丙申卒於鎮江府之任。年四十七。與文文山同歲。當鑄此詩時。識者莫不以末句爲國亡之音。却應在與文文山齊年。信乎。詩能成讖。不在彼而在此也。王初以翰林院修撰入直南書房。慈眷與聖眷均頗優。隨時賞給上方珍物。無算其後。在蘇舉殯。各件皆用龍亭昇出。約數十種之多。甚至臘月二十三日之祭灶糖。亦蒙頒賞。恩禮可想其隆已。無何。南書房諸翰林。有以清苦不堪。欲求外放者。以意達諸執政。執政因以諭上。上大悟。命開單以進。閱單則王仁堪名次在前。因念其供職年久。清苦自必。遂常卽閩出簡江蘇。遣缺知府補鎮江。然王家況頗饒。志不在外。無意得之。誦袁子才清華曾荷東皇寵。飄泊原非上帝心之句。每悒自傷。旣蒞鎮江。政績煥然。循聲卓著。遂調首府吳民之興頌。一如在鎮江時。會學使按臨本府例充提調。某文宗以太守屢簡試差。未可過屈。大憲乃